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一

後漢 起光武帝建武元年乙酉。至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庚子。共十二帝。一百九十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

帝名秀。字文叔。南陽蔡陽漢縣。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棗陽縣。人。高祖九世孫。出自景帝子長沙定王。系見前。生之歲。有嘉禾一莖九穗之瑞。故名。時有望氣者。至舂陵。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莽末起兵。先是莽改貨曰貨泉。人以其字爲白水眞人。後帝竟從白水起。復興漢室。乃即帝位。

乙酉建武元年。夏六月。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

王自薊還。至中山。諸將請上尊號。先是。寇恂馮異擊破朱鮪。移檄上狀。諸將入賀。馬武進曰。大王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騖逐之乎。王曰。將軍言。可斬也。武曰。諸將盡然。王使出曉之。于是復請。王不許。到南平棘。漢縣。故城在今直隸趙州。諸將復固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一

後漢

起光武帝建武元年乙酉至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庚子共十二帝一百九十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

帝名秀字文叔南陽蔡陽漢縣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棗陽縣人高祖九世孫出自景帝子長沙定王前見系生之歲有嘉禾一莖九穗之瑞故名時有望氣者至舂陵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莽末起兵先是莽改貨曰貨泉人以其字爲白水眞人後帝竟從白水起復興漢室乃卽帝位

乙酉 建武元年夏六月蕭王卽皇帝位改元大赦

王自薊還至中山諸將請上尊號先是寇恂馮異擊破朱鮪移檄上狀諸將入賀馬武進曰大王宜先卽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騖逐之乎王曰將軍言可斬也武曰諸將盡然王使出曉之至是復請王不許到南平棘漢縣故城在今直隸趙州諸將復固請

世以光武信圖讖爲非然時承喪亂衆志未齊出險濟艱自不得不假神道以設教耳此不足爲盛德之累觀後竇融之言可知向亦作論及之

王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位號乎。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于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欲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士大夫望絶計窮。有去歸之思。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漢縣。故城在今趙州高邑縣。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于大王。會儒生彊華彊。風俗通作彊。王微時在長安。常與華同舍。自關中奉赤伏符讖記之書曰符。漢尚火德。赤。火色。伏。藏也。來詣王。其文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裔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爲主。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爲四七之際。羣臣因復奏請。乃即位于鄗南。改元曰建武。大赦天下。改鄗曰高邑。

長安亂。

張卬與諸將議曰。赤眉旦至。見滅不久。不如掠長安而歸南陽。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爲盜耳。入說更始。更始怒。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掫。續漢志。新豐有鴻門亭。郎掫城。鴻門。注見前。以拒赤眉。卬與申屠建隗囂囂降更始。爲御史大夫。合謀。欲共劫更始。成前計。更始知之。斬建。使兵圍囂第。卬等勒兵燒門入戰。更始大敗。奔新豐。復疑王匡等與卬合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斬之。匡入長安。與卬等合。更始攻之。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乃復入。隗囂走歸天水。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

赤眉進至華陰。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說樊崇等

曰。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名爲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爲然。乃于軍中求城陽景王章之後。時赤眉軍中有齊巫常祠景王。巫誑言王怒曰。當爲縣官。何故作賊。諸將驚怪。又以方陽言。乃求景王後。得七十餘人。唯盆子最親。盆子者。故式侯萌之子。赤眉掠盆子。與其二兄恭茂俱在軍中。恭見更始洛陽。紹封式侯。隨入關。茂與盆子留赤眉中。爲劉俠卿牧牛。號曰牛吏。崇等議所立。盆子以探符得之。遂共立爲天子。徐宣爲丞相。樊崇爲御史大夫。逢安爲左大司馬。謝祿爲右大司馬。楊音以下皆列卿。時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見諸將皆稱臣拜。恐怖欲啼。盆子雖立。仍歸俠卿所。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

秋七月。以鄧禹爲大司徒。王梁爲大司空。吳漢爲大司馬。伏湛伏氏。出伏羲之後。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勝九世孫。爲尚書令。

帝使使持節拜禹大司徒。封酇侯。按赤伏符。以梁爲大司空。符曰。王梁主衛作元武。時梁爲野王令。帝以野王衛地。元武水神。司空水土官。特拔梁爲之。又欲以讖文用孫咸行大司馬。衆不悅。乃拜漢。初更始以伏湛爲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百姓。一境以全。帝徵爲尚書。使定舊制。又以禹西征。拜湛爲司直行尚書事。胡三省注。東都之司徒。西都之丞相也。司直。即丞相司直。

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注見前。詔封更始爲淮陽王。

王匡張卬。迎降赤眉。連兵而進。遂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先是。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自繫詔獄。聞敗。乃出。從更始于渭濱。至高陵。將相皆降。唯丞相曹竟不降。手劍格死。帝憐更始破敗。詔封爲淮陽王。

賕賂之漸率濫觴於饋遺卓茂力斥奸民似矣使猾吏因米肉不問肆行苞苴擾禮廢律害民又可訓乎此亭長亦予以薄譴爲宜

以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爲太傅。封褒德侯。

茂寬仁恭愛。哀平間爲密漢縣。今屬河南開封府。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義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久矣。凡人所以異于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平帝時王莽置。主勸農桑。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

茂爲太傅。封褒德侯。

朱鮪以洛陽降。冬。十月。帝入都之。

帝遣吳漢率朱祐字仲先。宛人。等十一將軍。圍朱鮪于洛陽。數月不下。帝以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乃降。鮪封扶溝侯。傳累世。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注見前。遂定都焉。侍御史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橫。詩敕曉不改。遂格殺廣。上召見詩。賜棨戟。擢任之。杜詩。字君公。河內汲人。棨戟。前驅之器。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王公以下皆用之。

淮陽王降于赤眉。尋被殺。

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乃遣劉恭請降。赤眉使謝祿受之。劉恭請如本約。樊崇等封更始爲長沙王。常依謝祿居。恭亦擁護之。已三輔苦赤眉暴虐。欲盜出更始。張卬等以爲慮。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藏其屍。帝使鄧禹葬之于霸陵。

鄧禹引軍屯栒邑。漢縣。故城在今陝西邠州三水縣。禹擊定河東。斬更始將樊參劉均等。遂渡河。破左輔兵。更始左輔都尉公乘歙。引衆十萬拒禹。禹擊破之。是時。劉盆子居長樂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禹。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垂髫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于是名震關西。諸將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吾衆

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入長安財賦方盛鋒銳未可當夫盜賊羣居無終日計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注俱見前）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觀其敝乃可圖也于是引軍北至栒邑所至郡縣皆開門歸附

頃之將軍馮愔宗歆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帝聞之使尚書宗廣諭降愔愔護軍黃防縛愔歸罪廣并降更始諸將王匡成丹等至安邑盡誅之

十一月梁王永稱帝

十二月隗囂據天水（漢郡治平襄故城在今甘肅鞏昌府通渭縣）自稱西州上將軍

囂歸天水招聚其衆復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

士大夫避亂者多歸之。囂傾身引接。爲布衣交。以范逡平陵人。爲師友。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爲祭酒。申屠剛。見前。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爲治書。馬援字文淵。茂陵人。王元字惠孟。杜陵人。等爲將軍。班彪字叔皮。穉之子。之屬爲賓客。由是名震西州。聞于山東。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璞。且從所好。遂至北地牧田。常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廣國七世孫。據河西。自稱五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是爲河西五郡。大將軍。

竇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更始時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

騎一旦緩急杜絶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章懷曰遺留也

可以保全不畏絶滅乃因趙萌求爲都尉融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得其歡心與酒泉太守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等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庫鈞章懷曰庫氏倉庫吏後今羌中有姓庫者音舍承鈞之後也史苞茂陵人竺氏孤竹君之後五人尤厚善及更始敗融與統等計議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絶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守權均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衆推統統辭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爲武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彤爲敦煌太守唯庫鈞爲金城太守如故而融亦仍居屬國領都尉職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羌胡咸服流民歸之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據安定自稱西平王匈奴迎之立以爲漢

帝。

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誑惑安定間。及更始敗。芳自立爲上將軍西平王。使使與匈奴結和親。單于以漢中絕。劉氏來歸。當如漢立呼韓邪。令尊事我。乃使騎迎芳入匈奴。立爲漢帝。四年。五原人李興等迎芳入塞。居九原縣。芳自稱天子。與匈奴通兵。侵苦北邊。

鄧禹承制。以隗囂爲西州大將軍。胡三省注。承制。言承制詔而命之也。後之承制始此。

馮愔之叛也。引兵西向天水。囂擊破之。于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爲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注俱見前事。

丙戌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食。

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及是日。大會。盆子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因涕泣噓唏。崇等憐之。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後不敢。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旣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

悉封諸功臣爲列侯。

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爲漢藩。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讓曰。臣託屬

掖庭。仍加爵土。不可以示天下。帝從之。陰氏齊管仲七世孫修。爲楚陰大夫。因氏焉。識。字次伯。新野人。郎中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典諸侯封事。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帝以爲能。尚書衆事。令總錄之。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帝始用孝廉爲之。

立宗廟郊社于洛陽。

起高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

赤眉西掠安定。北地。鄧禹入長安。

長安城中食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衆號百萬。自南山轉掠城邑。遂入安定。北地。于是鄧禹南至長安。謁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陽。埽除園

陵置吏士奉守。是秋九月。赤眉欲上隴。隗囂遣將迎擊破之。赤眉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鄧禹擊之。反爲所敗。禹乃出之雲陽。赤眉遂復入長安。時延岑屯杜陵。赤眉將逢安擊之。岑大破安軍。死者十餘萬人。

眞定王楊謀反伏誅。

楊造讖記。楊病癭。因造讖記曰。赤九之後。癭楊爲主。以此惑衆。與綿蔓漢縣。故城在今直隸正定府獲鹿縣。賊交通。帝遣將軍耿純持節行幽冀。密敕收楊。純至眞定。邀楊相見。純。眞定宗室之出。故楊不以爲疑。因閉閤誅之。

二月。帝幸修武。漢縣。今河南衛輝府獲嘉縣是。懷慶之修武。漢山陽縣也。鮑永來降。

先是更始上黨太守田邑。知更始敗。舉郡來降。帝因遣使者持節徵鮑永。永與其將軍馮衍。衍自說廉丹不聽。乃亡命河東。會永至。以爲立漢將軍。疑不肯降。或言更始隨赤眉在北。收繫使者。遣使至長

安詗問虛實至是永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使者封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安在永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慚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旣而永以立功見用衍遂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

大司空梁罷以宋弘字仲子長安人爲大司空封宣平侯

弘薦桓譚帝問弘通博之士乃薦譚爲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譚頓首謝良久乃已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免冠謝曰所

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語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湖陽公主。帝長姊。名黃。

漁陽太守彭寵反。

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帝即位。吳漢王梁。寵為三公。寵愈怏怏。幽州牧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年少。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多發倉穀廩贍之。寵以為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令。浮數譖寵。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至是徵寵。寵

益自疑。其妻素剛。固勸毋就徵。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往喻寵留之。遂發兵反。攻浮于薊。又數遣使要誘耿況。況斬其使。

延岑反。據漢中。公孫述擊取之。

延岑復反。漢中王嘉敗走。岑遂據漢中。爲更始將李寶所破。走天水。公孫述遂取南鄭。嘉擊之。不利。岑引北入散關。在今陝西漢中府鳳縣東北。嘉追擊。破之。述遣將從閬中今縣。本漢置。四川保寧府治。下江州。漢縣。注見前。東據扞關。注亦見前。于是盡有益州之地。

遣執金吾賈復擊郾。大司馬吳漢擊宛。皆降之。

更始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曰。郾最彊。宛爲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

不知部將殺人之非反欲償執法之太守妄斯甚矣然時方需材不得不委曲解紛以收其用觀于天下未定二言可知否則光武何如主而作和事老人耶

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擊郾。破之。尹尊降。漢擊宛。宛王賜奉更始妻子。詣洛陽降。帝封賜為慎侯。是秋。賈復擊召陵。新息。皆平之。復部將殺人于潁川。太守寇恂戮之。復以為恥。欲殺恂。恂知之。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為國也。乃敕縣屬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于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于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封諸宗室為王侯。後漢諸王國所治邑。多仍前漢餘。或徙置不一。今不具注。因事附見。帝叔父良。字次伯。帝兄弟少孤。良撫循甚篤。及兵起。良從軍。更始立。以為國三老。隨入關。族父歙。字經孫。其子終。與帝少相親愛。更始入關。封歙元氏王。終為侍中。族兄祉。字巨伯。舂陵康侯敞之子。更始封為定陶王。皆自長安來。于是封良為廣陽王。後徙封趙。歙

爲泗水王。祉爲城陽王。歙子終爲淄川王。又封兄縯子章子縯長爲太原王。後徙封齊興子縯次爲魯王。嗣帝兄仲更始三子求。歆。鯉。皆爲列侯。帝以伯升首起遭害。小長安之敗。兄仲及姊元俱歿亂兵。乃追謚伯升爲齊武王。仲爲魯哀王。姊元爲新野節義長公主。

夏六月。立貴人郭氏爲皇后。子彊爲皇太子。

初。帝從更始在宛。納新野陰氏之女麗華。帝微時。適新野。聞麗華美。心悅之。及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既即位。故遂納焉。遣使迎至。立爲貴人。帝以貴人雅性寬仁。欲立爲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辭不肯當。乃立郭后。

秋八月。帝自將征五校。降之。

帝幸內黃。漢縣。今屬河南彰德府。自率諸將。大破五校于羛。許宜反。

陽聚名。水經注作陽在內黃縣東。降其衆五萬人。先是。刁子都爲其部曲所殺。餘黨與諸賊會檀鄉。因號檀鄉賊。是年渡河。與五校合。寇魏郡清河。帝遣吳漢等擊破之。降者十餘萬。漢又與馮異擊五樓。五幡。諸賊。皆破之。三年。吳漢率耿弇蓋延擊破青犢于軹西。四年。漢又擊破五校于箕山。是冬。漢率耿弇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于平原。五年春。漢大破賊衆。因追討餘黨。進至渤海。皆平之。于是諸賊悉定。檀鄉亦曰檀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滋陽縣北。軹。漢縣。注見前。箕山。在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東。

將軍蓋延克睢陽。劉永走湖陵。注見前。

帝遣蓋延督馬武等四將軍伐永。故更始將蘇茂與俱。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據廣樂。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降永。永封爲淮陽王。延等擊破永別將。遂圍睢陽。數月。克之。永奔譙。漢縣故城在今江南潁州府亳州。茂與佼彊周建。合軍三萬人救永。延與戰于沛西。大破之。茂奔還廣樂。彊建從永走保湖陵。明年吳漢

等圍蘇茂于廣樂。周建率衆救茂。茂建戰敗。棄城復還湖陵。

漢中王嘉降。

故更始將廖湛。以赤眉十萬衆擊嘉。嘉大敗之。遂就穀雲陽。帝素與嘉善。令鄧禹招之。嘉妻兄來歙。字君叔。新野人。帝之姑子也。亦勸嘉。乃詣禹降。至洛陽。帝封爲順陽侯。

將軍鄧奉反。

吳漢徇南陽。多侵暴。鄧奉謁歸新野。怨漢掠其鄉里。遂反。攻破漢軍。屯淯陽。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南召縣。與諸賊合從。先是王常自鄧來歸。更始封常爲鄧王。帝慰勞之。甚歡。及奉反。帝于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軍。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眞忠臣也。即日拜漢忠將軍。使與岑彭等討奉。

時堵陽人董訢反宛城。揚化將軍堅鐔攻宛拔之。訢走堵鄉。與鄧奉合。堵音者。章懷曰。堵鄉在方城縣。方城今南陽府裕州是。堅鐔字子伋。潁川襄邑人。

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還京師。

鄧禹戰數不利。歸附者日散。帝乃遣馮異代之。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又詔徵鄧禹還。曰。愼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

韓信背水之戰何嘗非置之死地而後勝哉禹異之敗其必有致敗之由謬以

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詔復宗室列侯爲莽所絕者。

三輔大饑。赤眉東出馮異與戰破之。

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民往往聚爲營堡。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帝遣侯進屯新安。注見前耿弇屯宜陽。注亦見前敕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華陰。戰數十合。降五千餘人。

丁亥三年春正月。以馮異爲征西大將軍。

鄧禹馮異與赤眉戰敗績。

鄧禹慚于受任無功。數以饑卒徼赤眉戰。輒不利。及與

飢卒徼戰為禹罪則是不知兵機而貽畏難選懦者流以口實矣謂禹為忿兵無成或庶幾耳

馮異遇乃要異共攻之異曰賊衆尙多可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禹不從遂戰軍潰旣而復戰又大敗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走上回谿坂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堅壁自守鄧禹上大司徒印綬詔以為右將軍

立四親廟于洛陽

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舂陵節侯鬱林太守鉅鹿都尉南頓令是為四親

馮異大破赤眉于崤底崤山之底即二崤也注見前賊衆東走帝勒軍宜陽降之得傳國璽綬

異與赤眉約期會戰預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道側迨賊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

起衣服相亂不復識別遂驚潰追擊大破于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在今河南陝州盧氏縣南）齊時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廚皆賜食明旦陳兵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强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

伏隆見危授命正氣凜然光武且許求還之言姑以寬慰其父耳豈眞欲其詭辭幸免乎

聖德。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懼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賜樊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爲趙王郎中。劉恭爲更始報讐。殺謝祿。自繫獄。帝赦不誅。樊崇逢安。後反。伏誅。徐宣楊音。卒于鄉里。

二月。劉永立董憲爲海西漢縣。故城在今江南海州。王。張步爲齊王。步殺光祿大夫伏隆。字文伯。湛之子。

青徐羣盜張步等。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帝使伏隆持節安輯二州。拜步東萊太守。永聞之。即馳使封步爲齊王。并封董憲爲海西王。步貪王爵。欲留隆。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閒使上書曰。臣雖困阨。授命不顧。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帝得奏。召其

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

三月。以伏湛爲大司徒。

彭寵自稱燕王。

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况遣騎來救。浮乃脫身走。薊城遂降于彭寵。寵自稱燕王。涿郡太守張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與彭寵連兵。明年。祭遵等討豐。禽之。將斬。豐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

帝自將征鄧奉。夏四月。奉降。誅之。

帝至堵陽。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裕州。董訢降。奉逃歸。帝追之。至小長安。大破之。奉肉袒因朱祐降。祐先爲奉所執。故因之請降。帝憐奉。欲宥之。岑彭耿弇諫曰。奉背恩反逆。陛下親在行陳。猶俟兵敗乃降。不誅無以懲惡。于是斬之。復朱祐位。

馮異擊延岑。破之。岑走南陽。關中平。

延岑既破赤眉。欲據關中。時關中衆寇猶盛。各稱將軍。據地擁兵。多者萬餘人。少者數千人。岑引之攻異。異擊。大破之。諸營堡附岑者皆來降。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饑餓。道路斷隔。委輸不至。異軍中悉以果實爲糧。詔拜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穀。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散其衆

歸本業。威行關中。餘寇悉平。延岑攻南陽。耿弇大破之。遂走歸秦豐。岑護軍鄧仲況據陰縣。劉歆孫龔爲其謀主。前侍中蘇竟以書曉之。仲況與龔降。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于家。延岑後奔蜀。公孫述以爲大司馬。漢陰縣故城。在今湖北襄陽府光化縣。蘇竟。字伯況。平陵人。劉龔。字孟公。

夏。五月。帝還宮。

乙卯晦。日食。

秋。七月。劉永將慶吾齊大夫慶父之後。以字爲氏。斬永降。蘇茂等復立永子紆爲梁王。

睢陽人反城迎永。蓋延圍之百日。永與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酇。注見前。諸將追急。永將慶吾斬永首以降。封吾爲列侯。蘇茂周建奔垂惠。聚名。在今江南穎州府蒙城縣。共立永子紆爲梁王。佼彊奔保西防。明年秋。帝遣馬武。王霸。圍劉紆周建于垂惠。又明年二月。蘇茂救建。馬武爲茂

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閉營堅壁，示不相援。茂乘勝前進，紆建亦悉出兵與武合戰，良久，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尊，霸安坐不動。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閉城拒之，建于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紆奔佼彊。

冬十月，帝如春陵，祠園廟。十一月，還宮。

李憲稱帝。都舒。今廬州府舒城縣是。

置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

遣大中大夫來歙使隗囂。

帝謂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遠，思西州方略，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

自歸則述自亡之埶不足圖也帝乃令歙使囂囂腹心議者多勸囂通使京師乃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

戊子四年秋八月帝如壽春以侯霸（字君房河內密人）爲尚書令

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徵會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冬十月帝還宮

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

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閈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見援交拜禮畢延援就客館備威儀會百官爲援立舊交之位述磬折而

人。禮饗甚盛。欲留援。援謂其客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迎國士。與圖成敗。乃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何足久留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洛陽。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已遣來歙送援歸隴右。是冬。

公孫述遣兵屯陳倉。將徇三輔。馮異迎擊。大破之。囂遣
兵佐異有功。帝報以手書。是後。每與異合勢拒述。述遣
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授囂。囂斬其使。以故蜀兵
不復北出。陳倉。秦縣。故城在今鳳翔府寶雞縣。

太傅褒德侯卓茂卒。

十二月。帝如黎邱。遣將軍朱祐圍秦豐。岑彭擊田戎。

初。帝征鄧奉還。遣岑彭南擊秦豐。豐拒彭于鄧。漢縣。即春秋鄧國。注見前。彭擊破之。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兵不得進。彭乃聲言西擊山都。緩所獲虜。令得亡歸告豐。豐悉其衆西邀彭。彭乃潛軍渡沔。擊破豐將張揚。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邱。擊破諸屯兵。山都。漢縣。故城在今襄陽縣。沔。漢水上流也。孔安國曰。沔至漢中合漢。互相通稱。進圍黎邱。別遣將徇江東。揚州悉定。至是。凡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食且盡。帝幸黎邱。勞軍。招豐降。豐不肯降。帝以豐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擊田戎。戎聞秦豐被圍。懼。引兵至黎邱。欲降。其妻兄諫之。而先降

高帝斬丁公固千古正義然子密雖寵之逆奴而寵實國之叛臣與王之際削平渠魁不得不行賞爲招徠叛義士周禰氏其事可反側也然封侯則已過而又號以不義是誠何據耶

以書招戎。戎怒其賣己。遂亡歸夷陵。彭進擊大破之。拔夷陵。戎奔蜀。公孫述以爲翼江王。

己丑　五年春。正月。帝還宮。

二月。彭寵奴斬寵來降。封奴爲不義侯。

寵妻數爲惡夢。又多見怪變。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信之。使將兵居外。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之。收取金玉寶物。夜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開門。書成。斬寵及妻頭。馳以詣闕。明旦。官屬始覺。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爲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夷其宗族。帝封子密爲不義侯。

權德輿議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于法。昭示王度。反乃爵于五等。又以不義爲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爲不足勸矣。

遣將軍耿弇討張步。

先是耿弇從容言于帝。自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于漁陽。取張豐于涿郡。還收諸賊。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至是弇與吳漢擊降羣賊于平原。因詔弇進討張步。弇率騎都尉劉歆（字細君。植之從兄。）泰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

遣將軍龐萌蓋延擊董憲。萌反。帝自將討之。

龐萌為人遜順。帝信愛之。（萌先為更始冀州牧。將兵屬謝躬。躬敗。乃降。帝以為侍中）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拜平狄將軍。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延譖已。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帝

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爲社稷之臣。將軍得毋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會睢陽。

龐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身被七創。龐萌義而捨之。太守已絕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

夏四月。旱蝗。

竇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爲涼州牧。

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然囂內懷異心。使辯士張元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方今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召豪傑議之。皆曰。今皇帝

隴蜀有異志必恃河西為聲援煽惑河西者亦必援尉佗為往例光武熟慮之以一語代其謀先聲奪人眞捷於此

姓名見于圖書。前世（谷永。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況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洛陽。時帝亦發使遺融書。遇鈞于道。與俱還見。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橫合從。亦宜以時定。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因授融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六月。秦豐降。斬之。

豐窮困。降于朱祐。祐送洛陽。斬之。

董憲劉紆遣蘇茂佼彊。救龐萌。帝自將擊破之。

董憲在下邳。聞帝自討萌。乃以劉紆還蘭陵。遣蘇茂佼彊助萌。合兵圍桃城。郎春秋桃邱。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西南有桃城舖。其旁邱尚存。帝時幸蒙。漢縣。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因自將征之。先理兵任城。漢縣。今兗州府濟寧州是。馳使召吳漢王常等至。乃率衆進救桃城帝親自搏戰。大破之。萌茂彊夜走。從董憲。

秋七月。帝如湖陵。佼彊降。蘇茂奔張步。董憲龐萌奔朐。漢縣故城在今江南海州。梁人斬紆以降。

帝自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迎距帝

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佼彊率其衆降。蘇茂東奔張步。憲萌走保朐。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其首降。吳漢進圍朐。

冬。十月。帝如魯。使大司空弘祠孔子。

耿弇與張步戰。大破之。帝勞弇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悉平。

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將費邑軍歷下。故城在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治西。城在歷山之下。故名。又令兵屯祝阿。注見前。別于泰山鍾城。在今濟南府禹城縣。漢時。地屬泰山郡。故曰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拔祝阿。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走。誘致費邑于巨里。城名。亦曰巨合。城在歷城縣東。擊斬之。復進兵縱擊諸未下者。遂

不以賊遺君父。非獨忠忱懇到。亦足以振三軍之氣。明王守仁擒宸濠事跡雖相類。然正德直以賊為戲。又豈宜從。不可以臨淄為

定濟南。時張步都劇(已見前)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漢縣。故城在今青州府臨淄縣)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居二城之間。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揚言欲攻西安。而出不意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藍棄西安歸劇。于是步率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攻弇。弇故示弱以盛其氣。使都尉劉歆與戰。弇引精兵橫突步陳于東城下。大破之。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敢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復大破之。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數日。車駕至

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弇復追步蘇茂將萬人救之茂讓步曰大王奈何就攻弇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列侯步遂斬茂以降其弟藍等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爲安丘漢縣今屬青州府侯弇罷遣步兵各歸鄉里齊地悉平後步逃奔臨淮欲招其故衆入海陳俊擊斬之

初起太學帝還讀曰旋如音而返也視之

帝幸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

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爲大司徒

霸聞太原閔仲叔名貢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隗囂遣子入侍

囂自比西伯議欲稱王鄭興諫阻又欲廣置職位鄭興復諫囂病之而止囂嘗問班彪曰昔周亡戰國並爭數世始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于今日乎彪既疾囂言又傷時方艱乃作王命論以感之囂不悟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書示囂囂因使擊蜀以效其信囂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時盧芳入塞掠據五郡未宜謀蜀帝知囂不願天下統一于是稍屈其禮正君臣之儀以囂與

馬援來歙相善。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囂雅信援。與論東方事。問帝何如高祖。援曰。不如也。高祖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已。帝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帝以為胡騎校尉。封鐫羌侯。以恂能琢鑿羌戎。故以為封號。囂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其將王元又勸囂毋專心內事。元曰。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圖王不成。猶足以霸。囂然其計。申屠剛諫曰。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吉凶。布衣相與。尚有不負然諾之信。況于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此。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願反覆計之。囂不納。于是遊士長者。稍稍去之。鄭興

因恂求歸葬父母。與妻子俱東。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洛陽。

交阯牧鄧讓等遣使貢獻。

王莽末交阯諸郡閉境自守。岑彭素與交阯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于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為列侯。錫光者漢中人。在交阯教民夷以禮義。帝復以南陽任延為九眞太守。延教民耕種嫁娶。故嶺南華風始于二守焉。任延字長孫。宛人。

徵處士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嚴光。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至京師。黨光不屈。以良為諫議大夫。

嚴光以故人不受官爵所謂各行其志一成其高一見其大本傳乃闌與緣飾如足加帝腹客星上干乾象云云轉覺詭誕失實

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字辯卿代郡人奏曰。伏見周黨王良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其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于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于富春山在嚴州府桐廬縣西。一名嚴陵山。前臨大江。上有東西二臺。爲光隱釣處。中。以壽終于家。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

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過其友人。友人拒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慙。後徵不應。卒于家。時太原王霸。北海逢萌。亦隱居養志。俱被聘。霸到尚書。拜不稱臣。問之。答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遂以疾歸。萌客遼東。天下定。乃還琅邪不其山中。連徵不起。王霸。字儒仲。廣武人。逢萌注見前。不其山。在今山東萊州府即墨縣東南。

庚寅 六年。春正月。以舂陵鄉為章陵縣。復其徭役。

復徭役。比豐沛。

將軍馬成等拔舒。舒人斬李憲降。考是年。通鑑及綱目。俱遺拔舒事。今依後漢書補輯。

先是。帝在壽春。遣馬成等擊憲。遂圍舒。事在四年。至是。始拔之。憲亡走。其軍士帛意帛姓。意名。斬之以降。

二月將軍吳漢等拔朐斬董憲龐萌

憲萌皆傳首洛陽于是江淮山東悉平

馮異入朝

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異屯兵上林苑中）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至是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我披荊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

不敢忘巾車異在巾車鄉為漢兵所獲事見前。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夏四月。帝如長安。謁園陵。

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

先是。帝以關東悉平。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衆。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耶。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猝時。人皆欲為君事耳。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又聽荊邯之說。邯言。漢帝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若舉兵天水。則九分而有其八。梁州之地。將有自潰之變。臣之愚計。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從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然其言。欲悉發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

合兵并勢。蜀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于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述終疑不聽。已而述遣兵寇南郡。帝乃詔隗囂欲從天水伐蜀。囂上言。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同熟著而攻之。帝知其終不為用。乃謀討之。遣耿弇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賜囂諭旨。囂猶豫不決。歙遂發憤質責之。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諸將。欲殺歙。王遵諫曰。殺之無損于漢。而隨以族滅。歙為人有信義。西州士大夫皆重之。多為其言。始得免歸。

五月。帝還宮。

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注見前。諸將與戰敗績。囂遣兵下隴。馮異祭遵擊破之。囂降蜀。

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諸將與戰大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行氏。周大行人之官。其後以官爲氏。將二萬餘人。下隴。馮異大破巡軍于栒邑。巡將取栒邑。異馳兵欲先據之。諸將以虜方盛。不可與爭。異曰。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吾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巡不知。馳赴之。異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于汧。汧。漢縣。以汧水名。故城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囂降。初。馬援聞囂欲貳于漢。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及囂反。援上書願聽詣行在。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援具言謀畫。帝因使將突騎五千。往來遊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支黨。及是。囂上疏謝曰。吏民聞大兵卒至。臣不能禁止。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

臣雖不敏。敢忘斯義。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陽。汧水之陽。賜囂書曰。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于公孫述。述以囂爲朔寧王。是時。竇融遣其弟友上書。具言臣幸得托先后末屬。累世二千石。臣復假歷將帥。守持一隅。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謹遣弟友。詣闕陳誠。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席封間道通書。帝復遣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甚厚。融乃與囂書曰。將軍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于將軍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委成功。造難就。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當今西州地勢局迫。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彊禦。恃遠救而輕近

牧守久任于親民之職宜爾然使課最不得其當則視同傳舍與因循戀棧弊適相等但建武將承彫敝之後自以拊循休養爲先此政與省縣吏復田租同一救時切務

敵。未見其利也。嚻不納。

六月。并省縣國。減損吏員。

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于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秋。九月。丙寅晦。日食。

執金吾朱浮上書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迫于舉劾。懼于刺譏。故爭飾詐僞。以

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願陛下遊意于經年之外。望治于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冬。十二月。大司空弘免。

復田租舊制。

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建武之初。一石粟直黃金一斤。二年秋。野穀旅生。野蠶成繭。民收其實。以爲衣糧。五年以後。野穀漸少。南畝益墾。

辛卯 七年。春。三月。癸亥晦。日食。詔百官各上封事。不得言聖。

大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

先是。彭寵誅。帝以伋爲漁陽守。伋承離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迹。 郭伋。字細侯。茂陵人。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願陛下屈已從衆。以濟羣

臣讓善之功。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

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

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

法。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興以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不爲讖非之邪。興曰。臣于書有所未學。無所非也。帝乃解。臣言不當若是邪。

以李通爲大司空。

以杜詩爲南陽太守。

詩政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

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于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

歙初未有戰功但往來說囂以剛毅不辱命自見耳及畧陽之役進襲退守材畧卓然不在鄧禹耿弇下觀其與馬援護諸將屯長安至瀕危乃封遺奏器識不愧千載下猶有生氣

有召父後有杜母。

壬辰八年春。遣中郎將來歙伐隗囂。取畧陽。漢道。故城在今甘肅秦州秦安縣。夏閏四月帝自將征囂。竇融等率五郡兵以從。囂衆皆降。囂奔西城。胡三省注。西縣城也。漢西縣故城。在今秦州。吳漢引兵圍之。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章懷曰。番音盤。谷名也。回中。注見前。徑襲畧陽。斬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畧陽。甚喜。又聞吳漢等諸將爭馳赴之。上以爲囂失所恃。亡其要領。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因追漢等還。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山名。注見前。道牛邯軍瓦亭。關名。在甘肅平涼府華亭縣西北。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畧

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斬山築隄。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囂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征囂。光祿勳郭憲字子橫。汝南人。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帝不從。西至漆。漢縣。後漢爲新平。今爲邠州。隸陝西。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阻險。計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讀如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晰。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高平第一。後漢書郡國志。安定郡高平。有第一城。高平。今甘肅平涼府固原州是。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

先遣從事問會見儀。帝聞而善之。宣示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以殊禮。遂進軍。先是。帝使來歙招降囂將王遵。至是。遵以書喻牛邯。邯即來歸。俱拜大中大夫。于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漢縣。故城在今秦州。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專席獨坐。尊寵之也。在諸將之右。進幸上邽。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囂終不降。于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為安豐漢縣。故城在今河南光州固始縣。侯。弟友為顯親後漢侯國。故城在今甘肅秦州。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

蜀寇不平天下何能統一勢不得不急擊之若不知止云特為謙之詞若事機豈可坐失

潁川盜起。秋。九月。帝還自上邽。六日。自將討平之。遂還宮。

潁川盜羣起。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為白。九月。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漢縣。故城在今河南許州長葛縣。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時東

郡濟陰。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東光侯耿純嘗爲東郡太守。威信著于衞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純初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爲東郡太守。

冬。十一月。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引兵下隴。校尉溫序溫氏。晉郤至食采于溫。其後以邑爲氏。序字次房。太原祁人。死之。

楊廣死。隗囂窮困。岑彭壅谷水水經注作西谷水。水在今秦州。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將蜀兵五千餘。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本冀戎地。漢置縣。故城在今甘肅鞏昌府伏羌縣。吳漢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諸將亦相隨而退。于是天水隴西諸郡。復反爲囂。校尉溫序。爲囂別將荀宇所執。欲降之。序大怒。叱曰。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數人。宇衆

爭欲殺之宇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須于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殺毋令須汚血遂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洛陽詔賜以家地拜三子爲郎

癸巳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潁陽漢縣故城在河南許州侯祭遵卒于軍詔馮異領其營

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愍悼之尤甚後每朝會輒嘆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隗囂死諸將立其子純

囂病且餓恚憤而死王元周宗立囂小子純爲王總兵

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弇助純。帝使馮異擊之。異與匡弇戰且一年。乃皆斬之。遣來歙。馬援護諸將。屯長安。歙上書言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今西州新破。民人饑饉。若招以財穀。其衆可集也。帝然之。于是詔于汧積穀六萬斛。秋。八月。歙率異等討隗純于天水。

封陰就爲宣恩侯。

盜殺陰貴人母鄧氏及弟訢。帝甚傷之。封貴人弟就爲宣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字君陵。欲封之。置印綬于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誇奢益爲觀

斬腹心以奪其氣蓋深知高峻之無能爲是以其應如響兵機神速不可以形迹求擬何實升其善應哉

聽所譏責。人感其言。深自降挹。（與抑同。）卒不爲宗親求位。

甲午 十年。夏。征西大將軍陽夏（胡三省注。馮異傳。異封陽夏侯。馬武傳。列二十八將官位名姓。曰夏陽侯。馮異。未知孰是。）侯馮異卒于軍。

秋八月。帝如長安。遂至汧。隗囂將高峻降。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聚名。在伏羌縣。今縣有落門河。）隗純降。王元奔蜀。隴右悉平。

初。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進幸汧。遣寇恂招降。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諸將皆賀。因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

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冬。十月。來歙與諸將攻破落門。周宗。行巡等。將隗純降。後純與賓客亡入匈奴。捕得誅之。王元遂奔蜀。時先零羌寇金城。來歙擊破之。于是開倉廩以賑饑乏。隴右遂安。而涼州通焉。

帝還宮。

乙未十一年。春。三月。遣吳漢等將兵會岑彭伐蜀。破其浮橋。遂入江關。荊門。虎牙二山之間。曰江關。荊門在江南。屬荊州府　都縣。虎牙在江北。屬宜昌府東湖縣。兩山相對。爲大江絕險處。

先是公孫述遣其將田戎。任滿。程汎。將兵下江關。拔夷陵。因據荊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攢柱。叢木爲柱也。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至是。岑彭屯津鄉。地名。今荊

州府江陵縣有津鄉城。數攻之不克。帝遣吳漢率劉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及臧宮字君翁。潁川郟人。劉歆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閏月。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有反杷鉤。其鉤鉤船。使不得退。又逆拒之。使不得進。故曰反杷。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田戎走保江州。注見前。彭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

江。漢縣。今四川重慶府合州是。今墊江縣。漢臨江縣地。後魏分置。攻破平曲。章懷注。地闕。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船名。橈。小檝。露橈謂露檝在外。人在船中。繼進。

公孫述遣王元拒河池。漢縣。故城在今秦州徽縣。夏六月。諸將擊破之。

述使盜殺監護使者來歙。詔以將軍馬成代之。

述以王元為將軍。使與領軍環安環氏。楚環列尹之後。拒河池。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漢道。括地志。成州同谷縣。漢下辨道也。故城在今甘肅階州成縣。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延收淚彊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

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將軍馬成守中郎將代之。

帝自將征蜀。秋。七月。次長安。

岑彭及將軍臧宮大破蜀兵。王元以其衆降。

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漢縣。屬廣漢郡。酈道元謂之小廣漢。以別于郡也。故城在今四川潼川府遂寧縣。及資中。漢縣。故城在今四川資州資陽縣。又遣將侯丹拒黃石。章懷注。即黃石灘也。杜佑曰。今謂橫石灘。灘在四川重慶府涪州東。彭使臧宮從涪水。今涪江。出四川松潘衛。逕龍安綿州潼川諸境。至重慶府。入大江。上平曲。胡三省曰。水經注。涪水逕縣竹縣。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出平洛郡西溪。西南流屈而東

意此卽平曲也拒延岑。自分兵浮江而下。還江州。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漢縣。故城在今四川眉州彭山縣。使精騎馳擊廣都。漢縣。今成都府雙流縣是。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于沅水。光武紀作沈水。章懷曰。水經注。沈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本作沅。及沅者。並非。考沈水在今潼川府射洪縣東南。臧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進。呼聲動山谷。岑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岑奔成都。宮乘勝追北。軍至平陽鄉。胡三省曰。水經注。臧宮泝涪至平陽。涪在緜竹北。平陽鄉當在緜竹縣。王元舉衆降。帝與述書。陳言禍福。示以

月青之信。述尚書太息。以示所親常少、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言。少、隆。以憂死。

帝還宮。

冬。十月。公孫述使盜刺殺征南大將軍舞陰漢縣。故城在今南陽府泌陽縣。侯岑彭。

彭所營地名彭亡。山名。在眉州彭山縣東北。水經注謂之彭模。寰宇記亦謂之平模。惡之。欲徙。會日暮。公孫述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刺殺彭。監軍鄭興領其營。侯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蜀人立廟祠焉。

先零羌叛。隴西太守馬援及將軍馬成等擊破之。

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所有。隗囂不

使當時棄破羌以西邊患何時可已援因勢利導俾民耕牧有資正與趙充國屯田湟中同一遠慮

能討。因就憮納。發其衆與漢相拒。司徒掾班彪請如舊制置護羌校尉持節護領。以明威防。帝從之。以牛邯爲校尉。隴右既平。來歙擊破先零羌。事具前。爲帝言隴西非馬援莫能定。帝乃拜援隴西太守。援擊先零羌于臨洮。破之。既而諸種數萬屯聚寇鈔。拒浩亹注見前。隘。援與馬成等。深入討擊。虜遂大潰。已悉歸服。徙置于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時廷臣議棄金城破羌以西。援奏曰。破羌之西。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援于是奏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堠。開導水田。勸以耕牧。民皆樂業。援又招降塞外氐羌。復其侯王君長印綬。帝悉從之。破羌。漢縣。故城在西寧府碾伯縣。乃罷馬成軍。後二年。參狼羌寇武都。援復擊破之。降三萬餘人。于是隴右清靜。參狼。羌別種名。武都注見前。

丙申　十二年。秋。七月。大司馬吳漢進攻成都。冬。十一月。公孫

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降。蜀地悉平。

吳漢以舟師泝江而上。大破蜀兵。擊破述將魏黨。公孫永。及述子壻史興。馮駿亦獲田戎。遂拔廣都。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旋乘利與劉尚進逼成都。漢阻江作浮橋。使尚屯江南。相去二十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賊若出兵綴公。以衆攻尚。尚破。公必敗矣。詔書未到。述果使謝豐袁吉。以十萬衆攻漢。尚不得救。漢敗入壁。乃召厲諸將。閉營三日。多樹旛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尚合。斬述將謝豐袁吉。自是漢與述戰于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郭中。臧宮拔綿竹。破涪城。涪縣城也。在今綿州。斬述弟恢。復攻拔繁。漢縣。今成都新繁縣是。郫。漢縣。今屬成都府。與吳漢會于成都。述困急。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延岑。岑襲擊破吳漢軍。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

去。蜀郡太守張堪字君游。宛人。爲謁者。帝使領騎詣吳漢。在道。即拜蜀郡守。聞之。馳往見漢。說讀如字。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成都城門名。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至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洞胸。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賊降三日。吏民從服。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殊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帝既平蜀。詔贈常少爲太常。張隆爲光祿勳。二人皆勸

述降。事祠譙元以中牢。述聘巴郡譙元。元不詣。遣使者兵前。亦以毒藥劫之。元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元子瑛。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述許之。時元已卒。

表李業之閭。

述徵廣漢李業爲博士。業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賜以毒酒。業乃嘆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遂飲藥而死。又述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嘉曰。犬馬猶識主。況于人乎。皓先自刎。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嘆曰。後之哉。對使者。伏劍而死。

乃徵費貽。任永。馮信。

犍爲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癩。佯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托青盲。以辭徵命。

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見注前。太守。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于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竇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爲冀州牧。

上詔融與五郡太守入朝。既至。詣城門上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尋拜融冀州牧。

善事上官固非正論至謂忠臣不和和臣不忠語亦有豈協恭和衷固虞廷懋政之經和而至於朋黨營私則不可耳晏子和同之辨頗當

又以梁統爲大中大夫。姑臧漢縣。今曰武威。爲甘肅涼州府治。長孔奮字君魚。茂陵人。爲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爲富饒。天下未定。士多不修檢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唯奮單車就道。帝以是賞之。時任延左遷睢陽令。帝擢爲武威太守。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雍奴漢縣。故城在今順天府武清縣。侯寇恂卒。

十二月。以將軍馬成行大司空事。時李通請罷。

丁酉　十三年。春正月。詔大官勿受郡國異味。

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大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上雅不喜聽音

降渠諸制何必却之致生嫌隙而復反大約無定見

樂。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洛陽城十二門。故十二支。上東者。寅方門也。每門候一人。屬城門校尉。郅惲。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面于門間。惲曰。火明燎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卯方門。入。明旦。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疋。貶東中門候。

盧芳奔匈奴。

先是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邊。詔將軍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等擊之。不克。至是。芳攻雲中。郡先爲芳所據。後來降。故芳攻之。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降。芳知之。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于昱。昱乃詣闕降。詔以昱爲五原太守。封鐫胡侯。後四年。芳復入居高柳。使使請降。帝立芳爲代王。因使和集匈奴。芳遂上疏請朝。南及昌

而遲疑不決斷無有能成大事者

平。有詔止之。芳還。內自疑懼。乃復反。匈奴遣騎迎之出塞。芳留匈奴中。久之病死。高柳。漢縣。故城在今大同府陽高縣。

詔諸王皆降爲公侯。

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詔長沙王興眞定王得。故王楊之子。楊被誅。帝憐其謀尚未發。乃復封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四王皆景帝後。王莽時國除。帝復封。皆降爵爲侯。趙王良太原王章魯王興皆爲公。時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

以紹嘉公孔安爲宋公。承休注見前。公姬常爲衛公。

以韓歆字君翁。南陽人。爲大司徒。侯霸卒。歆代。

夏。四月。吳漢軍還。大饗將士。諸功臣皆增邑更封。

吳漢自蜀振旅而還。于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

隴蜀既平與天下休息宜也至云孔子不對問陳似欲使太子不知攻戰之事者英略如光武必不出此審然則周書克詰戎兵之訓爲非乎史氏鑿測安能識中興帝王之大度哉

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爲高密注見前。侯。食四縣。李通爲固始本漢寢縣。後漢更名爲侯國。故城在河南陳州府沈丘縣。今光州固始縣。劉宋時所置。侯。賈復爲膠東前。注見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賈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

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大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上常與功臣宴飲。歷問曰。卿等不遭際會。與朕相遇。能何爲乎。鄧禹對曰。臣嘗學問。可郡文學。上笑曰。言何謙也。卿志行修整。可郡功曹。各以次對。至馬武。武曰。臣以武勇顯。可爲守尉督盜賊。上笑曰。且自不爲盜賊。斯可矣。

以竇融爲大司空。馬成罷。復爲揚武將軍。

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朝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愈親厚之。融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讖記。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願其有才能。況乃傳以連城廣土哉。帝不許。詔勿得復言。

刑罰世輕世重要以弼教
爲本梁統所言固未及此
而杜林矯枉過正亦失刑
期無刑之意至云與桃菜
茹之餽無妨于義則陸贄
所謂鞭靴不已必至金玉
之言反謂不當乎

高祖至孝宣蓋因初開國
民少而風淳又數世皆權

戊戌 十四年夏四月封孔子後志爲褒成侯

大中大夫梁統請更定律不報

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輕殊死刑八十一事自是以後著爲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惟刑罰在衷無取于輕願陛下宣詔有司更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光祿勳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苛政海內歡欣及至其後漸以滋章果桃菜茹之餽集以成贓小事無妨于義以爲大戮至于法不能禁上下相遁爲弊彌深臣謂宜如舊制統復言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

在上政治清明元成以後太平旣久民滋而風漓又數世皆權在下政治日壞此盜賊之所以浸多也梁統之言所謂舍其本而求其末矣

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

己亥　十五年春正月免大司徒歆歸田里歆自殺

歆好直言無隱帝每不能容歆于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有星孛于昴

以歐陽歙越王勾踐支孫封烏程歐陽亭因氏焉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爲大司徒

歙爲汝南太守視事九歲政多異迹至是徵拜大司徒己而坐在郡度田不實下獄死歙世傳伏生尚書在汝南教授數百人及下獄

光武英明起自田閒一切利弊知之悉矣可問不可

諸生守闕求哀。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求代歙死。書奏。歙已死獄中。是冬。以戴涉代歙爲大司徒。

封子輔等爲公。

輔爲右翊公。康爲濟南公。延爲淮陽公。焉爲左翊公。皆郭后出。陽爲東海公。蒼爲東平公。荆爲山陽公。衡爲臨淮公。京爲琅邪公。皆陰貴人出。英爲楚公。許美人出。

六月。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于是刺史太守。以度田爲名。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漢郡。治弘農。故城在今河南陝州靈寶縣。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

問之語豈有不知待十二歲之子言之之理此必史家以明帝英察謬以不近理之事貲之耳予以爲不足信

由。從也。問是書之所從來也。趣。向也。抵。托也。托辭言于長壽街也。問是書之意。其所向爲何如也。

上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比也。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冬。十二月。以張堪爲漁陽太守。

時匈奴寇鈔日甚。州郡不能禁。帝遣吳漢等徙邊郡吏民。以避胡寇。復遣杜茂繕治障塞。已而茂罪免。使馬成代之。以騎都尉張堪。時領杜茂營。擊破之于高柳。乃。即拜堪爲漁陽太守。堪在郡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揚湯止沸一時權宜大亂之後或可舉之時行之必致亂不可爲訓也

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公爲政樂不可支

庚子十六年春三月辛丑晦日食

秋九月羣盜起詔許相斬除罪遂皆解散

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冬十二月復行五銖錢

自王莽時。五銖錢廢不用。至是。以馬援奏復行之。天下賴其便。

辛丑　十七年。春正月。以趙憙字伯陽。宛人。為平原太守。

初。憙為懷令。憙先為更始中郎將。更始敗。亡走。道遇更始親屬。皆饑困不能前。憙悉以所裝資糧與之。會鄧奉反。憙素與奉善。遺書切責之。或譖憙與奉通。帝以為疑。及奉敗。得憙書。帝驚曰。趙憙眞長者。即召見。拜簡陽侯相。復徙平林。皆有平賊功。後復拜懷令。懷大姓李子春二孫殺人。憙窮治其姦。二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為請者數十。憙終不聽。趙孝公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憙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良無復言。既薨。上追思良。乃貰出子春。遷憙為平原太守。

二月乙未晦日食

冬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

郭后寵衰數懷怨懟上怒之廢后立貴人陰氏爲皇后

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

進右翊公輔爲中山王後徙封沛

郅惲言于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于子況臣能得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帝曰惲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乃進郭后子右翊公輔爲中山王郭后爲中山太后其餘九國公皆進爵爲王

明年趙齊魯三公亦爲王

帝如章陵。

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十二月。還宮。

壬寅　十八年夏四月。以馬援為伏波將軍。討交阯。後漢書光武紀十八年夏四月遣伏波將軍馬援擊交阯馬援傳十八年春援軍至浪泊所載互異考袁宏後漢紀與光武紀同今依之。

先是交阯麊泠音糜零漢縣元和志安南都護府峯州漢麊泠縣地縣雒將水經注交阯未有郡縣時有雒田墾之者為雒民統其民者為雒王其下有雒侯雒將。女子徵側名也嫁為朱鳶人詩索妻。甚雄勇。交阯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徵側忿怨。與妹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蠻俚南蠻種名皆應之。凡[illegible]六十

五城。自立爲王。都麊泠。寇亂連年。至是。詔長沙合浦交阯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與嶂同）谿。儲糧穀。拜馬援爲伏波將軍。以扶樂（後漢侯國。故城在今河南陳州府太康縣。）侯劉隆爲副。擊之。援緣海而進。隨山刊木千餘里。至浪泊。（在今安南國交州府東關縣。一名西湖。）與徵側等戰。大破之。賊散走。明年。斬徵側徵貳。進擊餘黨。降之。嶠南悉平。

援既平交阯。勞饗軍士。從容謂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有大志。嘆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纔足。爲郡縣吏。守墳墓。使鄉里稱爲善人足矣。至求贏餘。徒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間。賊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念少游平生語。何可得也。

罷州牧置刺史

光武當漢祚已絕崛起舂陵其功同于開創立廟之制祖高祖而帝四親正胡寅所云無不可者乃惑于張純朱浮之迂說而徙其親廟于章陵不獨大宗私親語屬無謂試問帝之當為元帝後又何說耶以中興之朝比入繼之藩寅說豈可為據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二十二

後漢

世祖光武皇帝

癸卯建武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廟為中宗。始祠元帝以上于太廟。成帝以下于長安。徙四親廟于章陵。

五官中郎將張純（字伯仁。杜陵人。安世元孫）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以先帝四廟代之。大司徒涉等。（時關內侯戴涉為大司徒。）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為元帝後。遂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廟。成帝哀帝平帝于長安。舂陵節侯以下于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胡氏寅曰。王莽篡時。漢祚既絕。

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并與哀
朝尊崇藩統同事於義未有大不可者一聞純等建議
斷然從之章陵四祠蔑有異等寡恩之譏不聞於當年
失禮之議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宣哀過舉益明而禮
所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
而不得祭豈可違而不守哉

妖賊單臣等據原武漢縣今屬河南開封府夏四月臧宮破斬之

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太中大
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
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
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猶言寬也
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宮
撤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等

夏六月廢皇太子彊爲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爲皇太子改

名莊。

郭后旣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封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帝以桓榮爲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于前。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又詔諸儒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帝使左中郎將鍾興。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賜興爵關內侯。興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少府丁恭。于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　桓榮。字春卿。沛國龍亢人。習歐陽尚書。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俱習公羊嚴

氏春秋。

賜雒陽令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錢三十萬。

董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

因赦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歌之曰。桴鼓不鳴董少平。宣在縣五年卒。

秋。九月。帝如南頓。賜復二歲。

上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甲辰 二十年。夏。四月。大司徒涉下獄死。大司空融坐免。

戴涉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帝以三公連職。策免竇融。

五月。大司馬廣平 漢縣。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雞澤縣。今廣平縣。金大定中置。 侯吳漢

卒。諡曰忠。

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願陛下愼無赦而已。及薨。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于體貌。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六月。以蔡茂字子禮。河內懷人。爲大司徒。朱浮爲大司空。

太子太傅張湛。字子孝。平陵人。爲人矜嚴。敢直諫。常乘白馬。帝每見之。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自郭后之廢。稱疾不朝。帝彊起之。欲以爲大司徒。湛固辭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而用茂浮。

冬十二月。遣馬援屯襄國。漢縣。故城在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

馬援自交阯還。平陵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烏桓

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是矣。十二月。匈奴寇天水扶風上黨。援自請擊。帝使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字伯孫。統之子。）竇固（字孟孫。融弟友之子。）曰。凡人富貴。當可復使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乙巳 二十一年。秋。鮮卑寇遼東。太守祭肜（字次孫。遵從弟。）擊走之。

先是烏桓鮮卑（注見前。）與匈奴連兵入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至是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太守祭肜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陣。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是後鮮卑震怖。不敢復窺塞。

冬。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不許。

先是。莎車王賢遣使奉獻。願屬漢。復置都護。帝不許。旋復遣使爲請。因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戎狄不可假以大權。且令諸國失望。因詔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漢大將軍印綬。賢由此始恨。至是浸以驕橫。欲兼并西域。數攻諸國。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至。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既而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

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善。攻殺龜茲音鳩慈。前書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里。王。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八十里。

帝仍不許。于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丙午二十二年。夏五月。乙未晦。日食。

秋。九月。地震。

冬。十月。大司空浮免。以杜林爲大司空。

以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爲光祿勳。

初。昆爲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爲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爲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嘆曰。此乃長

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匈奴求和親許之。

匈奴單于輿死子蒲奴立時匈奴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人畜饑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帝遣中郎將李茂報命。烏桓乘匈奴之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以幣帛招降烏桓。

丁未二十三年夏五月大司徒茂卒以玉況姓名玉音肅況字文伯京兆人為大司徒。

秋八月大司空林卒冬十月以張純為大司空。

武陵漢郡今湖南常德府是蠻盤瓠之後散居谿峝今湖南諸苗是也反遣將軍劉尚擊之敗沒。

尚泝沅水。（出貴州黎平府苗地，逕湖南之沅州、辰州，至常德。入洞庭湖，九江之一也。）入武谿。（即武陵谿。出武陵縣武山。入沅水。）輕敵深入。蠻乘險要之。尚一軍悉沒。

戊申 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為南單于。欵塞內附。

初。匈奴呼韓邪單于約。諸子皆以次立。至單于輿。有弟曰知牙師。（王昭君之子。）為右谷蠡王。以次當為左賢王。左賢王次即當為單于。輿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故烏珠畱單于之子比。為右薁（於六反。）鞬（紀言反。）日逐王。領南邊八部。見知牙師死。內懷猜懼。多出怨言。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及輿死。子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

單于搆難自分南北款塞何不可許而議者紛紛欲拒之彼不過持不開邊釁之說耳不知能自強者外侮不敢窺不能自强者雖謹守而外侮亦將伺其隙增幣和親損國威重而反以爲得計者可謂强顏矣

趙充國平羌馬援征蠻皆屬老而益壯乃充國卒以

兩骨都侯頗覺其意、勸單于誅比。比弟斬將王匈奴日逐王。溫禺鞮王。斬將王。皆有左右。是爲六角。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八部大人乃共議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字叔憲。弇之弟。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是冬十月。比遂立爲南單于。奉藩稱臣。于是分爲南北匈奴。

秋。七月。遣馬援征武陵蠻。

成功而援不克集事是豈時命爲之抑亦遠猷勝算援固有不逮充國者至於身攖瘴癘以死勤事鞠躬盡瘁之義實爲無愧胡寅乃謂馬革裹屍幾於馮婦若然則臨陣鼠竄者將謂明哲保身乎不獨刻論直是屬談

武陵蠻寇臨沅（漢縣今日武陵）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貌）輕健哉是翁也遂遣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弇之弟）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水經注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悉是蠻夷所居）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

己酉 二十五年春正月貊人鮮卑烏桓並入朝貢

遼東徼外貊人寇邊太守祭肜招降之肜又以財利撫約鮮卑大都護偏何使招致異種絡繹款塞肜曰審欲

立功。當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匈奴。斬二千餘級。持首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是冬。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率衆內屬。詔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使居塞內緣邊諸郡。以司徒掾班彪言。置烏桓校尉以領之。歲時互市。

三月戊申晦。日食。

夏。新息（漢縣。後漢侯國。故城在今河南光州息縣。）侯馬援卒于軍。詔收其印綬。援軍至臨鄉。（水經注。沅南縣城。馬援討臨鄉所築。今沅南故城。在武陵縣古城山上。）蠻方攻縣。迎擊破之。斬獲三千餘人。餘皆散走。先是。軍次下雋。（漢縣。故城在今湖南辰州府沅陵縣。考元和志。續通典。俱以下雋故縣。在湖北蒲圻。今依章懷注。）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沅陵縣東。水經注。壺頭山高一百里。廣圓三百里。其中紆折千灘。）

梁松與馬援有隙光武宜

則路近而水險從充（漢縣故城在今湖南澧州安福縣）則塗夷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從壺頭搤其咽喉充賊自破事上帝從援策至是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弇書曰前舒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當賊在臨鄉若夜擊之卽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弇得書奏之帝乃使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卒松因宿恨遂搆陷援（初松嘗候援獨拜牀下援自以松父友不答松意不平援兄子嚴敦

知之乃以援兵失利遣松責問使非宗均平羣蠻則援將無辜如國事何帝蓋未之思耶

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在交阯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言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山陽長龍述季良越騎司馬杜保也會保仇人上書訟保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帝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乃得不罪詔免保官擢拜龍述爲零陵太守松由此恨援及是上書搆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

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譖之者以爲昔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方知所坐賓客故人莫敢弔者前雲陽令朱勃（字叔陽援同郡人）詣闕上書訟之帝意稍解

冬十月。監軍謁者宗均矯制告諭羣蠻。降之。宗均。范書列傳作宋。南蠻傳作宗。袁紀與范書列傳同。通鑑因兩據之。于此作宗。于後均爲尚書令則作宋。考章懷黨錮傳注。引謝承後漢書曰。宗資家世爲漢名臣。祖父均。自有傳。胡三省亦引趙明誠金石錄。及宗資墓碑爲證。謂自均以下姓俱作宗。而列傳轉寫爲宋。誤也。據此則後宋均。當改作宗。但范書袁紀傳世已久。通鑑兩據。亦存疑之意。今依之。而具其說于此。

馬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大半。蠻亦饑困。均與諸將議。欲權承制降之。諸將莫敢應。均曰。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以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羣蠻震怖。遂降。均爲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

庚戌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增百官奉。

千石以上減于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于舊秩。

初作壽陵。

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邱隴同體。

冬。徙南單于居西河美稷。（漢縣故城在今鄂爾多斯左翼中旗）

先是。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單于庭。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置使匈奴中郎將以領之。至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郴郁留西河擁護之。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

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常。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邏耳目。

辛亥 二十七年。夏四月。大司徒況卒。

五月。詔三公去大名。改司馬曰太尉。

以趙憙爲太尉。馮勤爲司徒。

北匈奴求和親。不許。

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詔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臧宮馬武上書曰。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今

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

壬子 二十八年。夏。六月。沛太后郭氏薨。劉友益書法。王太后卒。未有書者。此其書何。廢后也。廢后以善終者鮮矣。故特書之。

郭后既廢為中山太后。以中山王徙封沛。遂復為沛太后。后弟況。為大鴻臚。帝數幸其第。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為金穴。至是薨。葬北邙。詔郭況子璜尚南陽公主。帝又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以魯益封之。賜虎賁旄頭。設鐘虡之樂。擬于乘輿。

秋。八月。遣諸王就國。

先是。諸王在京師。競修名譽。招游士。馬援兄子壻王磐。莽從兄平阿侯仁之子。以游俠名京師。與諸貴戚相友善。援決其必敗。後果坐事死。有子肅。出入王侯邸第。援謂呂种曰。國家諸子並壯。交通賓客。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家。爲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子壽光侯鯉。得幸于沛王。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劉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詔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相引者以千數。呂种亦與禍。嘆曰。馬將軍眞神人也。于是諸王俱遣就國。

以張佚爲太子太傅。桓榮爲少傅。

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後漢侯國。即春秋鹿上。注見前。侯陰識可。博士張佚

班彪之言頗中事情爾時雖不比漢武之張皇其視元成國勢寖衰猶以虛文緣飾者則過之遠矣

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北匈奴復乞和親。許之。

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曰。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臣見其獻益

重。其國益虛。歸念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旣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絶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當也。彪因立藁草並上。帝悉納從之。

癸丑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食。

甲寅 三十年。春。二月。帝東巡。

羣臣上言。卽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汙七十二代封禪書。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君。之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羣臣不敢復言。



閏月。帝還宮。

有星孛于紫宮。

膠東侯賈復卒。諡曰剛。

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乙卯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

癸酉晦。日食。

丙辰 建武中元元年。春。正月。以第五倫齊諸田徙園陵。以次爲氏。曰第五。倫字伯魚。長陵人。爲會稽太守。

京兆掾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後補淮

陽王醫工長王入朝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以倫爲扶夷（漢縣故城在今湖南寶慶府武岡州）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爲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

二月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梁父山之北）

上讀河圖會昌符（讖記之書名）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上感此文乃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索河洛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焉（二月辛卯登封泰山事畢乃下甲午禪于梁父）

三月司空純卒

夏四月帝還宮赦改元

六月。以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爲司空。

司徒勤卒。

京師醴泉出。赤草生。郡國言甘露降。

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賞。故史官罕得而記焉。

冬。十月。以李訢東萊人。爲司徒。

尊薄太后曰高皇后。遷呂太后主于園。薄后配食地祇。呂后四時上祭。

十一月。甲子晦。日食。

起明堂。禮圖。建武三十二年。作明堂。上圓下方。十二堂。九室。室八窻。十有二戶。四面起土作塹。上作橋。塹中

桓譚始以鼓琴進其所謂文學者蓋亦可知然其論符命則甚正光武以爲非聖無法幾致大戮實過當矣

無水去平城門二里所。靈臺漢宮閣疏靈臺高六丈十二門辟雍漢官儀辟雍去明堂三百步水周其外三月九月皆于中行鄉射禮宣布圖讖于天下

初上以赤伏符卽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忽于見賢遍反事而貴于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今諸小慧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以讖決之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道病卒



丁巳 二年。春正月。初立北郊。祀后土。

二月。帝崩。

帝崩于南宮前殿。年六十三。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以征誅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時太尉趙憙典喪事。會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坐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憙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護

官屬。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山陽王荊作飛書。令蒼頭詐稱大鴻臚郭況書。與東海王彊。言其無罪廢黜。及郭后黜辱。勸令東歸舉兵。以取天下。且曰。寧爲秋霜。無爲檻羊。彊得書惶怖。卽執其使上之。太子以荊母弟。秘其事。旣卽位。徙荊爲廣陵王。後荊以罪自殺。國除。

太子莊卽位。是爲孝明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葬原陵。在河南府孟津縣西。

賀善贊曰。世祖卽位之初。首以卓茂爲太傅。封褒德侯。而當時多循吏。天下略定。卽起太學。親臨視之。而東都盛儒學。徵三處士。而末造多節義之士。其所以祀漢配天。以垂二百年之基者。蓋在于此。然以私愛廢皇后太子。信圖讖。竟事封禪。獨此二者。不能不爲盛德之累。至其加恩廢后母子親黨。則又後世人主所難能也。

夏四月。以鄧禹爲太傅。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

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爲太傅蒼爲驃騎將軍

顯宗孝明皇帝

戊午 永平元年春正月朝原陵

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元會儀乘輿拜神坐退坐東廂侍衞官皆在神坐後太官上食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是後遂以爲常

夏五月太傅高密侯鄧禹卒諡曰元

東海王彊卒。劉友益書法。廢太子書卒。善彊之能處廢也。

帝從太后出幸津門一名津陽門洛陽城南面西門亭。發哀。使司空持節護喪事。贈送以殊禮。詔諸王及京師親戚皆會葬。

秋。七月將軍馬武擊燒當羌。羌自無弋爰劍之後。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爲種號。又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子孫遂更號燒當。破之。

初燒當豪滇良。羌豪姓名。擊破先零。奪居其地。滇良卒。子滇吾與弟滇岸。率衆寇隴西。于是守塞諸羌皆叛。詔謁者張鴻擊之。鴻軍敗沒。乃遣馬武將四萬人討之。事在建武中元二年。至是武擊破燒當。餘羌皆散走。

遼東太守祭肜討烏桓。大破之。罷緣邊屯兵。

肜使偏裨討赤山。後漢書烏桓傳。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烏桓。大破之。斬

其魁帥。塞外震讋。西自武威。東盡元菟。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

己未 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宗。尊也。尊而祀之。以配上帝。

東平王蒼以為中興三十餘年。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胡三省注。光武已立南北郊。今定其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上之。至是宗祀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玉佩以行事。胡三省注。漢承秦敝。未能有所制立。及中興後。明帝始采周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記說。備袞冕車服之制。禮畢。登靈臺望雲物。

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

冬十月。行養老禮。

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者。桓

圜橋觀聽以億萬計亦史
官侈辭如萬國萬區之類
耳

榮爲五更。老人知五行代更者。三老服都紵績紵以爲美布故曰都紵。大袍冠進賢。古緇布冠也儒者之服。扶玉杖。長九尺，刻玉爲鳩，置之杖端，曰鳩杖，亦曰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于太學講堂。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下說。章懷注。謂下語而講說也。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于是下詔賜榮爵關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爲太子受尚書

于桓榮。及卽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旣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于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劒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子郁當嗣。讓其兄子汎。帝不許。郁乃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爲侍中。

首山。卽首陽山。在河南府偃師縣西北。縣有桓榮墓。

庚申　三年。春二月。太尉憙司徒訢免。以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爲司徒。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爲太尉。

立貴人馬氏爲皇后。子炟爲皇太子。

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卽位。爲貴人。

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炟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于是盡心撫育勞悴過于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輙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疎麄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輙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雲臺圖畫皆中興佐命之臣然其中竟有功績未著而得預名者萬修劉植等是也世徒以不入馬援爲因椒房之親然當時若鄧晨之首從南陽來歙之捐軀隴右曾不得與王常李通並預增益之數又豈皆以戚屬故耶則當時之旌表實有不服人心者矣

圖畫中興功臣于雲臺。在河南府洛陽縣東水南堡。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于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夏六月。有星孛于天船。天官書。天船有九星。在大陵北。一曰舟星。北。

大起北宮。既而罷之。

時天旱。尚書僕射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切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

明帝杖撞藥崧入牀直令人噴飯

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

秋。八月。壬申晦。日食。

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說苑。楚莊王曰。天不見妖天其忘予。能求過于天也。魯哀禍大。天不降譴。春秋感精符。魯哀公政亂而不日食。告之不悟也。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

冬。十月。帝奉皇太后如章陵。

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荊州刺史郭賀。字喬卿。雒陽人。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

見其容服。以彰有德。

辛酉 四年。春。帝如河內。不至而還。

帝近出觀覽城第。欲遂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宮。

冬。十月。司徒丹。司空魴免。以范遷字子廬。沛國人。為司徒。伏恭字叔齊。湛兄子。為司空。

梁松以罪下獄死。

松坐怨望。縣讀曰懸。飛書誹謗。下獄死。初。上為太子。太中大夫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荊。因梁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至是松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于辭。衆字仲師。以明經給事中。

壬戌五年春正月。驃騎將軍蒼罷歸藩。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切。至是帝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爲東平太傅。掾爲中大夫。令史爲王家郎。

安豐侯竇融卒。謚曰戴。

癸亥六年春二月。王雒山胡三省注。據本紀。山在廬江郡。雒或作雄。出寶鼎。詔禁章奏浮詞。

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辟。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閒者

劉昆既稱虎負子渡河宋均在九江虎又渡江東去善政亦視感民何如耳豈有於虎史家傳談相襲令人致疑循吏之實政其誰之罪耶

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嗤也。

甲子　七年。春正月。皇太后崩。諡光烈。合葬原陵。

以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爲尚書令。此宋均。即前矯制降蠻之宗均也。說已具前。

初。均爲九江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民傳言虎皆渡江而東去。時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境者。輒東西散去。由是遠近稱之。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

法廉吏以爲足以止姦也然文吏習爲欺謾廉吏淸在一已無益百姓均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久乃可言耳會遷司隸校尉未及言後帝聞而善之

乙丑 八年春正月司徒遷卒三月以虞延爲司徒趙憙行太尉事

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將軍事

北單于求合市帝許之遣越騎司馬鄭衆往報命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叛密使人詣北庭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先是大司農耿國請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朝廷不從至是乃置度

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漢官儀。光武以幽冀兵定天下。故于黎陽立營。屯五原。鄭衆北使時。單于欲令衆拜。衆不肯屈。單于脅之。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帝欲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拜。單于恚恨。今復銜命。必見陵折。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連上書固爭之。詔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後帝見匈奴來使。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爲軍司馬。

秋。雨水。郡國凡十四。

始遣使之天竺。卽身毒國。注見前。求佛法。得其書及沙門至京師。汪克寬考異。漢明帝始求佛法。綱目闕不書。綱朱子所云未及細看者此也。今依王氏說補書。

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言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

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于其道者。號曰沙門。于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袁宏曰。浮屠者。佛也。漢言息。謂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爲也。魏收曰。漢武帝獲休屠王金人。列于甘泉宮。不祭祀。但焚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國聞之。未盡了也。後明帝夜夢金人項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羣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等使天竺。寫浮屠遺範。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跪拜之法。自此始。愔之還。以白馬負經而至。因立白馬寺于洛城雍關西。

冬十月。壬寅。晦。日食。既。詔羣司極言。復以示百官。

詔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于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

丙寅　九年。夏。四月。詔司隷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

詔司隷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皆銅印墨綬。視事三歲以上。治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治者。亦以聞。

大有年。劉友益曰。書大有年始此。

匈奴遣子入學。

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于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

丁卯　十年。夏。閏四月。帝如南陽。

上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音喧。亦作壎。篪。音池。皆樂器。孔穎達曰。土曰壎。竹曰篪。和之。以娛賓客。

以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爲侍中。

初陵陽漢縣。故城在今江南池州府石埭縣。侯丁綝字幼春。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于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經于冢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于東海。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伸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絶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爲侍中。

戊辰 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來朝。

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

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小雅詩篇名。詩序。刺幽王于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也。）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讀為腰）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己巳 十二年。春正月。哀牢（今雲南永昌府。古哀牢國。）內附。

哀牢夷者。九隆種也。（後漢書南蠻傳。哀牢之先。有婦人曰沙壹。居牢山。捕魚水中。觸沈木有感。懷妊。產子男十人。後沉木化為龍出水上。九子驚走。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兄弟。娶以為妻。後漸滋長。牢山。即九隆山。在今永昌府保山縣西。）絕域荒外。山川阻深。未嘗通中國。至是。其

王柳貌率衆五萬餘戶內屬以其地置哀牢故城在今保山縣博南故城在今永昌府永平縣二縣帝既立二縣乃罷益州西部都尉置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蘭倉為他人後漢永昌郡治不韋故城在今保山縣博南山在今永平縣西南一名金浪巔山俗訛為丁當丁山蘭倉水即今蘭滄江源出西蕃鹿石山由麗江府流入逕大理永昌順寧蒙化景東諸府境其下流逕車里至交阯入南海明李元陽等所指為禹貢黑水者也

夏四月修汴渠隄章懷曰汴渠即蒗蕩渠也自滎陽首受河宋張洎曰禹于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西北復分為二渠一渠逕陽武中牟為官渡水一渠謂之鴻溝亦曰蒗蕩渠渠兼邲之稱邲音汳古人避反字故改從汴 考汴河源出滎陽為蒗蕩渠東流曰官渡水曰陰溝曰汳水其在大梁城南分流者為鴻溝鴻溝南流兼沙水之目沙水支津又為睢水渦水名雖不一實則委別而源同也王莽時河決入汴勢並東侵永平中治汴渠河汴遂各分流至隋大業初開通濟渠引穀洛水達于河自板渚引河達淮通濟渠即蒗蕩渠也由是黃河復與汴通宋都大梁歲漕江淮湖浙之粟全藉汴以達京師故諸水莫此為重其後黃河屢決至

元泰定初。河徙陽武而南。奪汴入泗。以達于淮。于是汴河之故道。遂不復可考。至正時。賈魯引滎陽。京。索。諸水。由鄭州。中牟。至開封之朱仙鎮。此本宋京水河。建隆時所開。其流亦與汴通。日久淤塞。故魯復開之。後遂名為賈魯河。今河下流。至陳州入潁。以達于淮。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漢縣。注見前。）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浸。日月彌廣。兗豫百姓怨歎。會有薦樂浪王景（字仲通。樂浪詔邯人。）能治水者。夏。四月。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胡渭曰。此大河之所經也。不言河者。蓋建都洛陽。東南之漕。全資汴渠。故惟此為急。河汴分流。則運道無患。治河所以治汴也。）千有餘里。景商度地勢。鑿山開澗。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雖簡

省費役。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隄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胡渭曰。河雖徙自周定王時。然入海猶是禹河故道。至王莽時。始改從千乘入海。而王景遂因之。蓋景商度地勢。然後興工。不復禹河。則必用新河也。

秋。七月。司空恭罷。以牟融字子優。北海安邱人。為司空。

庚午十三年。冬。十月。壬辰晦。日食。

十一月。楚王英有罪。廢徙丹陽。後漢丹陽郡。治宛陵。今江南寧國府宣城縣是。

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不忍。廢英徙丹陽涇縣。漢縣。今屬寧國府。

辛未十四年。春。三月。司徒延有罪。自殺。

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徒虞延者。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事覺。詔書切讓延。延自殺。

夏四月。以邢穆字綏公。宛人。為司徒。

故楚王英自殺。

英至丹陽。自殺。詔以諸侯禮葬于涇。封燕廣為折姦侯。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吳郡太守尹興及門下掾陸續等。詣廷尉就考。續備受五毒。終無異辭。其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饋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泣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時上怒甚。帝乃赦興等。禁錮終身。陸續字智初。吳人。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

史寒朗（寒氏出周武王子寒侯之後朗字伯奇魯國薛人）心傷其冤言之于帝帝怒朗曰臣見考四在事者咸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下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詔有司舉能治劇者以袁安為楚郡太守安到郡不入府先至獄所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

馬后固不宜請子封而明帝之對亦有失言何則分封已非善政多給更爲亂階婦人不得預朝政以是斥之雖罪后可也至云不宜與先帝子等此尤失之帝王之業固欲其世世承繼以至萬世使世世皆行此言必至于無子男之爵立錐之地而後行此則明帝好名矯枉過正之論不

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

壬申 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耕于下邳。至魯。詣孔子宅。

帝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封子六人爲王。

封皇子恭爲鉅鹿王。黨爲樂成 即樂城。故城在今直隸河間府獻縣。 王。衍爲下邳王。暢爲汝南王。昞爲常山王。長爲濟陰 鉅鹿下邳汝南常山濟陰俱見前。 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食數縣。于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

癸酉 十六年。春二月。遣太僕祭肜都尉竇固等。伐北匈奴。固取伊吾盧地。 今哈密是。唐于此置伊州。爲伊吾郡。 肜不見虜而還。下獄免。遂

已知其蹈於不可循矣故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卒。

先是謁者僕射耿秉（字伯初。國之子。）數上言請擊匈奴。帝令顯親侯竇固、太僕祭肜等議之。乃以秉為駙馬都尉。固為奉車都尉。以騎都尉秦彭（字伯平。茂陵人。）為秉副。耿忠（弇之子。）為固副。皆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後漢涼州刺史治隴縣。故城在今秦州清水縣。）至是諸將分四道出塞。（祭肜出高闕。竇固出酒泉。耿秉出居延。來苗出平城。）伐北匈奴。竇固破呼衍王（匈奴南部王。）於天山。（此北祁連山也。注詳前。）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留兵屯之。耿秉擊匈林王。（胡三省注。匈當作句。匈奴嘗遣句林王迎盧芳。）絕幕六百里。乃還。來苗至匈河水。（前書臣瓚注。水去令居千里。）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肜與南匈奴左賢王信期至涿邪山。（注見前。）信有嫌於肜。出塞九百里。得小山。妄

以爲涿邪不見虜而還。彤坐逗留。下獄免。彤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後烏桓鮮卑使至京師。過彤冢。皆拜謁號泣。遼東吏民爲立祠。四時祭之。

夏五月。司徒穆有罪。下獄死。

淮陽王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壻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弇光。及司徒邢穆皆坐死。所連及死徙者甚衆。

戊午晦。日食。

以王敏字叔公。幷州鬲城人。爲司徒。

秋七月。徙淮陽王延爲阜陵後漢縣。故城在今江南滁州全椒縣。王。

有司奏請誅延。上以延罪薄于楚王英。徙封阜陵。食二縣。

北匈奴寇雲中。太守廉范字叔度杜陵人。擊却之

北匈奴大入雲中。太守廉范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范兵不敵。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是不敢向雲中。范後遷蜀郡太守。成都邑宇逼陿。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至。毀削先令。嚴使儲水。百姓便之。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

甲戌

十七年。春正月。謁原陵。

上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旣寤。悲不能寐。卽于明旦率百官上陵。其日。甘露降于陵樹。上令百官采取以獻。



二月。司徒敏卒。三月。以鮑昱字文泉。永之子。爲司徒。

白狼等國入貢。

益州刺史朱輔。梁國人。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今四川茂州是。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皆西南遠夷國名。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白狼王唐菆。作詩三章。歌頌漢德。輔使掾田恭。譯而獻之。詔下史館。錄其歌焉。

西域諸國遣子入侍。後漢書明帝紀。西域諸國遣子入侍。係于十七年三月。通鑑載在十六年。綱目因之。今依范書。

竇固使假司馬班超。字仲升。彪之少子。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乃召

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超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奈何。衆曰。危亡之時。死生從司馬。超曰。丈夫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爲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皆曰善。初夜。共奔虜營。殺匈奴使者。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悉燒死。明日。告郭恂。恂始大驚。已乃悅。召鄯善王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帝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當是時。于闐王廣德。攻破莎車。莎車王賢。以女妻廣德。廣德攻莎車。誘賢而殺之。雄張南

道。匈奴遣使護其國。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而立其臣兜題爲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超將其前所從三十六人。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疎。且信其巫言。求取超騧馬。超佯許之。令巫自來取。巫至。超卽斬其首。以示廣德。且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之。因鎭撫焉。已從間道至疏勒。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勑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旣到。兜題見慮輕弱。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刼縛兜題。左右出不意。皆驚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如字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子忠。釋兜題而遣之。國人大悅。由是諸國

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復通。

冬十一月。遣竇固等擊車師。降之。復置西域都護戊已校尉。

竇固。耿秉擊西域。定車師。車師前王。卽後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里。耿秉先擊後王。斬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脫帽抱馬足降。前王遂亦歸命。于是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已校尉。以陳睦爲都護司馬。耿恭字伯宗。國弟廣之子。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通典。金蒲城。卽車師後王所治務塗谷。今庭州蒲類縣是也。謁者關寵爲已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唐庭州。在今土魯番北五百里。明史西域傳。柳城。一名魯城。卽後漢柳中地。西域長史所治。唐于此置柳中縣。東去哈密千里。

乙亥 十八年。春二月。北匈奴擊殺車師後王安得。遂攻戊校尉耿恭。恭擊却之。

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其司馬救之。軍盡沒。匈奴遂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中創者必有異。因發弩射之。虜應弦而倒。視創若沸。大驚。相謂曰。漢兵神。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胡三省曰。此疏勒城。在車師後部。非疏勒國城也。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已而匈奴復來攻。擁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恭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身自輓籠。有頃。飛泉湧出。恭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益大驚。復引去。

夏。六月。有星孛于太微。注見前。

秋。八月。帝崩。

帝崩于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潛夫論注。反支日。用月朔日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業。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太子炟即位。是爲孝章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葬顯節陵。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南。

史臣曰。明帝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而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度之未優邪。

冬。十月。以趙憙為太傅。牟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總領衆事也。尚書有錄名。蓋始于此。猶冢宰總己之義。

十一月。以第五倫為司空。

倫為蜀郡太守。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其人。故帝自遠郡用之。

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己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

焉耆。居南河城。東去洛陽八千二百里。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

關寵于柳中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卒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遣使招恭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單于怒益兵圍恭不能下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為不宜救司徒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帝乃遣段彭將兵救之

以馬廖字敬平為衛尉防字江平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三人皆馬援子

太后兄弟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為衛尉防為中

郎將。光爲越騎校尉。廖等輕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穀梁傳文。）竊聞衛尉廖。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臣皇恐不敢不以聞。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肅宗孝章皇帝

丙子　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廩贍饑民。

時京師及兗。豫。徐。三州大旱。詔以見穀賑給。實覈其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上問司徒鮑昱。何以消復旱災。對曰。陛下始踐天位。雖有失得。未能致異。臣前爲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夫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寃不祀。宜一切還諸徙家。蠲除禁錮。使死生獲所。則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明年。詔還坐楚。及淮陽事徙者。四

昱典治楚事。既知寃者過半。當時何不即奏。而隱忍隔十年。因災變始發之。以是爲直。其誰不能。

百餘家

詔二千石勸農桑愼選舉

時承永平故事政尙嚴切尙書陳寵字昭公沛國洨人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切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寛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以濟羣生全廣至德帝深納寵言第五倫亦疏言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寛博之選以應上求宜務進仁賢以任時政則風俗自化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尙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上善之

鑿山煮弩與蘇武吞氈嚙雪同節然以之表忠則可以此爲足延累月經年則不經至漢家典屬都尉之拜未免失旌功勵俗之義矣

車師復降罷都護及戊已校尉官。

段彭等擊車師。斬獲數千。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先是。恭遣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因隨王蒙軍出塞。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迎恭。俱歸。吏士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三月。至玉門。惟餘十三人。中郎將鄭衆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鑿山爲井。煮弩爲糧。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厲將帥。詔拜恭騎都尉。悉罷戊已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以刀自剄。至于窴。王侯以下。皆號泣。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

頭連兵起斬捕反者擊破尉頭疏勒復安。尉頭國名。前書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接疏勒。

三月山陽東平地震。

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秋七月詔以上林池籞田賦與貧人。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天官書房為天駟東北曲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

丁丑 二年春三月詔三公糾非法。

詔曰貴戚奢縱無度有司莫舉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在事者備為之禁。

夏四月大旱。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太后下詔曉諭。詔曰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

我子先帝子之論具見前卷馬后此語實明帝好名之意有以啓之至馬后謙讓實足佳然在后而有此詔究所謂好事不如無也

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戚見之當傷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曰吾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于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寧

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其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于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置織室。蠶于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言政事。及教授小王論語經書。述敘平生。雍和終日。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紫宮。

戊寅

三年。春。三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后。勳之女也。竇勳。融之孫。后母。即東海恭王女沘陽公主。

馬防耿恭擊燒當羌。大破之。詔徵防還。下恭獄。

燒當羌反。遣將軍馬防校尉耿恭擊之。第五倫疏言。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可任以職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馬防今當西征。卒有纖介。難為意愛。帝不從。遂降燒當羌。防還京師。拜車騎將軍。留恭擊諸未服者。斬降

凡十三種。數萬人。恭嘗以言事忤防。初。恭出隴西。上言薦竇固鎮撫涼部。由是大忤于防。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免官。

夏。四月。罷治滹沱注見前。石臼河。亦曰濊河。舊自直隸正定府平山縣北。東流入滹沱。今堙。

初。顯宗之世。治滹沱石臼河。從都慮音閭。水經注作盧。地闕。至羊腸倉。今山西太原府交城縣東南。有羊腸坂。坂在晉陽西北。漢積粟在斯。謂之羊腸倉。石磴縈委。如羊腸然。故名。欲令通漕。才效反。水運也。吏民苦役。連年無成。帝以鄧訓字平叔。禹第六子。為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考究量度。隱括。撮其要也。知其難成。具以上言。詔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數千人。

章帝當成母后謙讓之德斯爲眞孝曲封外戚以致明德有長恨之嘆盡小節而失大義不但可鄙且可怪矣豈當時史氏亦不無過甚之辭耶

己卯四年。夏四月。立子慶爲皇太子。

五月。封馬廖等爲列侯。

有司連據舊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廖。順陽侯。防。潁陽侯。光。許侯。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言慕古人書名竹帛。不顧命之長短。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辭讓。不許。乃受爵而辭位。皆以特進就第。

六月。皇太后馬氏崩。諡明德。合葬顯節陵。

帝旣爲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爲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迺策書加賈貴人王赤

楊終言章句之儒破壞大體可云切中時弊然白虎奏議仍月落星替之爲耳凡世亦不傳或即以白虎通當之更糟粕已

綬。輿服志。諸侯王赤綬。貴人綠綬。今加貴人以王之綬也。安車一駟。宮人二百。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千萬而已。

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校書郎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言。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宣帝石渠故事。事具前。永爲後世則。于是下詔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字君伯。任城人。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今白虎通。丁鴻鴻論難最明。時人嘆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樓望字次子。雍邱人。成封時爲少府。桓郁字仲恩。榮之子。班固字孟堅。彪之子。賈逵字景伯。平陵人。兼通諸經。尤明左氏傳。及廣平王羨明帝子。後徙封陳。皆與焉。

庚辰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食舉直言極諫夏五月以直言士補外官

詔曰上天降異憂心慘切公卿以下各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其以巖穴爲先勿取浮華夏五月復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懣略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于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遣弛刑徒也義從胡三省注自奮願從行者或曰義從胡也就班超平西域

初超率疏勒康居于窴拘彌居寧彌城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兵一萬人攻姑墨前書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

超欲因此叵猶遂也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西域諸國。莫不向化。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前書。國治溫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計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于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會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遂以幹

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于龜茲疏勒都尉番辰亦叛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辛巳 六年夏六月辛未晦日食。

壬午 七年春正月沛王輔等來朝。

帝以諸王將入朝遣謁者賜貂裘食物珍果又使大鴻臚持節郊迎帝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錢帛器物無不充備既至詔沛名輔濟南名康東平名蒼中山名焉王皆光武子贊拜不名升殿乃拜上親答之每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閤乃下上為之興席改容皇后親拜于內皆鞠躬辭謝不自安。三月諸王歸國詔畱東平王蒼于京師已而有司復奏遣蒼歸國手詔蒼曰骨

月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疎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
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
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
于是車駕親送流涕而別

夏六月廢太子慶爲清河王立子肇爲皇太子

初帝納扶風宋楊宋昌七世孫楊姑卽明德皇后之外祖母也二女爲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梁竦字叔敬松之弟二女亦爲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爲子宋貴人有寵于馬太后太后崩竇皇后寵盛謀陷宋氏誣言欲爲厭勝之術乃廢慶爲清河王以肇爲皇太子出宋貴人使小黃門蔡倫桂陽人按之皆承風旨傳致其事二貴人皆飲藥自殺

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爲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憐之勑
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共室
出則同輿太子肇既立梁氏私相慶皇后以是惡梁貴
人數譖之陷竦以惡逆死獄中家徙九眞而貴人憂以

憂死。

秋九月帝如偃師遂至河內

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匿詔書。是冬十月帝幸長安封蕭何末孫熊爲酇侯十二月還宮。

癸未　八年春正月東平王蒼卒。諡曰獻。范書作憲。今依通鑑從袁紀。

初帝欲爲原陵顯節陵。注俱見前。起縣邑蒼上疏切諫以爲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邱隴且不欲其著明況築郭邑建都郛哉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

年也。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至是薨。詔告中傅。封上王自建武以來章奏。並集覽焉。

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

馬廖謹篤自守。而性寬緩。不能教勑子弟。皆驕奢不謹。楊終與書戒之曰。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既無長君退讓之風。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鑒念前世。可為寒心。廖不納。防。光。大起第觀。食客常數百人。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數加譴勑。禁遏甚備。由是權勢少損。賓客亦衰。廖子豫投書怨誹。于是有司并奏防。光。兄弟。悉免就國。光比防稍為謹密。帝特留之。後復有詔還廖京師。諸馬既得罪。竇氏益盛。皇后兄憲。弟篤。喜交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

讓樂善。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舋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臣願陛下中宮嚴勑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令憲永保福祿。此臣之至願也。憲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田。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園田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雒陽令周紆。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曰。本問貴戚若馬竇輩。豈能知賣菜傭乎。於是貴戚踧踖。京師肅清。竇篤常從宮中歸。夜至止姦亭。亭長遮止之。篤蒼頭與爭。亭長拔劍肆詈。詔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之。

竇憲字伯度。沁水公主。明帝女。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

以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

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窴。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

帝信超不入讒言超爲國不校私憾實兩得之其遭讒蓋出馬援祭彤上矣

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于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以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爲大司農。

舊交趾貢獻皆從東冶。本閩越地。漢置冶縣。後漢曰東侯官。故城在今福建福州府閩縣。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繼。弘奏開零陵桂陽注俱見前。嶠嶺也。道。自是夷通。遂爲常路。在職二年。所省以億

萬計。遣天下旱。邊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藏殷積。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饑民。帝從之。









